

# 试论语文教学中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

张 伟

**内容提要** 面对语文教学中的随意盲目,张志公、叶圣陶先生曾多次提出要找到语文训练的序列。由于对序列的思考和寻找大多陷入了微观的境地,而宏观的过程控制却很少被人提及,因而在启发式已成为课堂教学主旋律的今天,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也就应成为实现宏观控制的有效方式。要实现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应根据学生兴趣的阶段性转变变换提问的方式和方法,根据思维的发展特征,转换问题的容量大小,难易程度和侧重点;根据学生社会认知的不断拓展逐渐增加问题隐含的社会信息。在此基础上,搞好问题设计时子目标的过程控制,然后充分挖掘教材自身的隐性序列,并将问题设计的指向性镶嵌于其中。

**关键词** 宏观过程 兴趣阶段 思维发展 社会认知 目标序列 教材系统

张志公先生于1984年在一次语文教改座谈会上曾指出“建立实际应用语言的知识系统”的建议,叶圣陶先生晚年曾多次说,要把语文能力的训练序列找出来,排个合理的顺序。他们倡导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语文教学中严重的无序性问题,避免语文教学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从而有效地摒弃语文教学中少慢差费的现状并进而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然而,“语文教学长期没解决的问题是‘无序’。以思想教育为序以文体为序,以知识为序,搞了各种的××法××步,结果似有还无,以至于可有可无”<sup>[1]</sup>。为什么在寻找“序列”的探索中经过艰难的跋涉依然陷入了“无序”的泥潭?为什么在看似“有序”的实践中最终却走向了“无序”?乃至不少的语文教师甚至全国知名的特级教师均觉得越教越难?笔者认为,“序列”的思考和寻找大多陷入了微观的境地,而宏观的过程控制却很少被人提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运动的点,而不明运动的线,导致眼界不宽,思考不广,使得精心设置的小序列不可避免地湮没在宏观的过程中。因而,自己所谓的“序列”也就成了宏观过程中的一些点,表面上的“有序”也就满含了“无序”的结局。因此,加强语文教学中宏观的过程控制才是解决语文教学“无序”的根本途径。夸美纽斯主张:“应当循序渐进地来学习一切,在一个时间内只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件事情上。”<sup>[2]</sup>乌申斯基也指出:“知识只有形成了系统,当然是从事物本质出来形成的合理的系统,才能被我们充分掌握。脑子里装满了片断的,毫无联系的知识,那就像东西放得杂乱无章的仓库一样,连主人也无法从中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sup>[3]</sup>语文教学中的盲目随意使学生的头脑变成了杂乱无章的仓库,从而导致了语文教学中的少慢差费。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只有加强宏观的过程控制,才能让学生走出杂乱无章的困境。要实现语文教学中循序渐进的宏观控制,首先应找准宏观控制的发展依据——学生发展的过程估

价,然后找出实现宏观控制的有效方式——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

随着现代教学思想的引入,以启发式教学为手段,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原则已为老师们所接受,而启发式成功的关键在于问题的设计,所以,探讨问题设计的方法、原则的文章纷纷出现。可是,问题设计的有序性却很少被人提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只要走进学校,就必须回答问题;只要从事教学工作,就应该设计问题,而回答问题应以设计问题为前提。然而,每个时段到底设计什么样的问题才算恰到好处,才显得科学准确,才能发挥最佳效益?语文学科的无序性导致了问题设计的无序性,使得问题设计随意盲目而不知深浅程度,从而导致“启而不发”、“启不得法”的现象不断产生。这一费力不讨好的教学现象的产生关键在于问题设计的序列和过程控制未能很好地把握。张志公先生说:“一个好教练训练运动员是有严格的训练计划的,计划的安排是很科学的,否则就要影响运动员出成绩。语文训练也应当有并且可以有科学的方法。学习不是要循序渐进吗?那么,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合乎科学的序,教和学才有所遵循。循着这个序,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教下去,学下去,才可能有好的效果。”<sup>[4]</sup>古代学者唐彪说:“层层驳问,如剥物相似,去层皮方见肉,去层肉,方见骨;去层骨,方见髓,书理始能透彻,不可忽见大意,即谓已是也。”这说明提出的问题应该前后关联,层层深入,形成逻辑序列,教师在有序的问题中引导学生在有序的解答中步步前进。“善问者如攻坚术,先其易者,而后节目。”<sup>[5]</sup>使问题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因此,前人对问题的设计就已经注意到了它本身的有序性,而且告诫人们要在提问的过程控制中把握最佳时机:“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sup>[6]</sup>“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sup>[7]</sup>然而,语文施教的对象是人的思维与表达,其复杂灵动多变自不待言,再加上教学上的取例又是随意性很大的课文,没有一篇非教不可,也无一篇非在某个时段学习不可,所以,语文课堂上的问题设计要追求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有序性,从而实现精细的过程控制,这是不切实际的,它只能是大体则有,定体则无。下面将探讨加强课堂提问的有序性应注意的方面,以便在问题的设计中有意识地加以考虑,争取课堂教学在有效的问题中得到最佳控制。

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谈到:“我们工作的对象是正在形成中的最细腻的精神生活领域。”“教师的创造性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他工作的对象——儿童经常在变化,永远是新的,今天同昨天就不一样。”精神生活领域的这种多变性特点,就要求老师必须注意学生的心理发展过程。“教育必须以心理发展作为前提,一定的心理发展水平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sup>[8]</sup>。罗素在《教育的目的》中也谈到:“不注意心理发展的节律和性质是教育上呆板无效现象的主要根源。”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的课堂提问所产生的呆板无效现象,是否也可以说是我们没有充分考虑心理发展过程,没有十分注意心理发展的节律而导致的呢?不少有识之士明确提出:“加强语文教育心理研究是优化语文教育的必由之路。”<sup>[9]</sup>而在语文教学的课堂提问中,有意识地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阶段,有效地对课堂提问进行过程控制,将是推动教学的有序性、提高语文效率的突破口之一。因此,我们的课堂提问在学生的心理发展方面至少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兴趣的阶段性的转变要求提问的方式方法必须得到很好的过程控制。“兴趣是一种具有浓厚情感色彩的指向性活动,它可以使人集中精力去获得知识并创造性地完成当前的活动”<sup>[10]</sup>。俄国大教育家乌申斯基曾指出:“没有丝毫兴趣的强制性学习,将会扼杀学生探求真理的欲望。”由此,没有丝毫兴趣的课堂提问,也必然会扼杀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积极性,并进而失去彻底解决问题的欲望。美国的拉扎勒斯研究了兴趣对学生结果的影响<sup>[11]</sup>。他在高中语文课教学中,把学生分

成智能组和兴趣组两组。智能组学生的平均智商为120,但对阅读和写作均不太感兴趣。兴趣组的智商为107,但对阅读和写作均很感兴趣。这两组学生在一学期中皆必修阅读和写作课程,经常接受同样的测验。学期结束时进行检查,由于兴趣组还阅读了不少非必修书,因此,总成绩远优于智能组。结果见表:

兴趣对学习结果的影响(拉扎勒斯)

| 组别        | 阅读书籍的册数 | 写作的论文 |
|-----------|---------|-------|
| 兴趣组(平均每人) | 20.7本   | 14.8篇 |
| 智能组(平均每人) | 5.5本    | 3.2篇  |
| 差距        | 15.2本   | 11.6篇 |

由上表可知兴趣在学习中的巨大作用。鉴于此,不少老师创设了激发学生兴趣的提问形式:曲问、直问、单问、重问、填空题、选择问、比较问、扩展问、连环问、悬念型反问等等,这些形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问题设计提供了借鉴,但依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如何引发学生内在兴趣的这一问题。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兴趣的主要种类。兴趣可分为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两种。所谓直接兴趣是指由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本身引起的兴趣,而间接兴趣是由学习结果所激发的兴趣。在这两种兴趣之中,直接兴趣所产生的影响最大。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曾说:“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而不是诸如等级或往后的竞争便利等外来目标。”<sup>[12]</sup>那么,语文教学中所提问题的“最好刺激”也不例外,它需要我们从问题本身入手,在问题设计的过程中力求增加问题本身的磁性,像磁石吸铁一样紧紧地抓住学生,让学生在内心深处产生浓厚的迷恋之情,在欲问、嗜问中对新的材料又萌生新的情绪体验,在新的情感驱动下,又会生出许多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将学生拉出“愈不想学,却不得不学,不得不学就愈不想学”的怪圈。

直接兴趣来源于问题的内容和过程本身,也就是布鲁纳所说的问题的材料,也只有问题的材料、内容和过程本身才能直接刺激学生的情绪体验,才能够激活学生解答问题的内在动力。如何让问题的内容和过程本身成为激活学生情绪体验的认知材料,这不但要在问题的形式和方法上下功夫,更重要的,还必须弄清学生兴趣的阶段转变,只有熟悉了学生在不同时段的不同兴趣特征,方能对准工作对象的心理要害,确定问题的多种方式和不同内容。

兴趣是不断转化的,年龄增长直接影响到人的兴趣的数量和质量,正如皮亚杰在《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中指出的“我们应该考虑到每个年龄阶段的特殊兴趣和需要”一样,许多心理学工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用追忆法调查了225名大学生兴趣的发展情况,结果表明,从小学后期到中学,兴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且,对认知兴趣中具有中心意义的读书倾向变化的研究表明,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读书兴趣是各有其特点的:9~13岁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是读书最盛时期,进入青年期读书活动的比率逐渐减少。但年龄增大,选择力越强,感受性和理解力越敏锐,读书的质量就越高。根据读书兴趣随年龄增大而变化的研究,可以把读书兴趣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4-6岁)为绘画期,第二阶段(6-8岁)为传说期,第三阶段(8-10岁)为童话期,第四阶段(10-15岁)为故事期,第五阶段(15-17岁)为文学期,第六阶段(17- )为思想期。<sup>[13]</sup>

根据这些阶段的划分,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设想:面对处于第一阶段的工作对象,我们可以用实物作基础,在他们知觉这些物体的基础之上,提出浅显的并能在知觉的物体中找出答案的问题;面对第二阶段的学生,可利用他们喜好新奇的特点,在略带神奇的传说中提出问题,引导他们在传说中穷究事物的本源,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丰富的想象力;而处在故事期的同学想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描绘中获得社会的间接经验,所以,问题的提出可以少一些游戏的成份,而多一些贴切现实且形象和理性兼有的问题。如此类推,只要抓住了学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兴趣特点,在问题设计时,利用语文的丰富性和形象性,采用不同的内容,运用不同的方法,靠近他们在不同阶段所共同拥有的“兴奋点”,使得我们在问题设计的过程控制中击中要害,让学生解答时,感到真正解渴过瘾,进而深深迷恋语文学习和语文课堂上提出的问题,就可以从根据上解决语文学习兴趣的问题。

(二)思维的发展特征要求问题的容量大小、难易程度和侧重点必须得到很好的过程控制。提问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有趣,而是用有趣的方式激起人们解答问题的欲望。因而,开启学生智力,培育学生思维才是提问的最终目的,因为“学语文离不开思维的积极参与,只有通过独立思考,才能达到理解、发展智力、提高语文能力的目的”<sup>[14]</sup>。然而,学生的思维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而教育是使思维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必要条件。因此,问题设计就应有意识地为思维发展的可能性创造条件,只要提出的问题与思维的过程相一致,问题设计就可以促进或加速思维发展的进程。林崇德等人的研究表明:小学儿童思维品质发展的潜力是很大的,要是教育得法,这个潜力就能获得很大的发展;相反,如果不因势利导,这个潜力就发展不出来<sup>[15]</sup>。所以,面对语文的无序状态,我们在问题的容量大小,难易程度和侧重点上应有意识地应和学生思维发展的进程,并对所提的问题进行很好的过程控制,否则,我们所设计的问题将会事倍功半,乃至延缓思维发展的进程。因此,我们在问题设计时要达到应和思维的节拍恰到好处地实现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就必须了解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然后根据其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结合相关的教育材料,不断转变问题的内容,难易和侧重点。“如童年期(六七岁——十一二岁)的学生的思维特点具有较大的具体性和形象性,抽象思维能力还比较弱,对抽象的道理不易理解。少年期(十一二岁——十四五岁)的学生,抽象的思维已有很大的发展,但经常需要具体的感性经验作支持。青年初期(十四五岁——十七八岁)的学生,抽象的思维属于主要地位,能进行理解的推断,富有远大的理想,关怀未来的职业”<sup>[16]</sup>。我们根据材料设计的问题就应有相应的较变。对童年期的学生,所提的问题应集中在具体的知识和浅显的道理上,切忌问题的极大隐蔽性和题干答案的抽象性;对少年期的学生,问题设计应加强理论性和抽象性,以适应抽象思维的不断发展,但问题的理论和抽象应和学生的实践生活体验以及所使用的材料实际相结合,切忌问题的过于艰深和脱离学生实际的抽象;对青年期的学生,设计的问题应该着重深化其抽象的程度,密集思考角度较广的问题,并在问题中融入辩证的观点,从而培养学生辩证逻辑的思维能力。

总之,我们在问题设计的过程中,在问题的内容、难易和侧重点上应紧扣教学对象的思想发展阶段,既不超前,亦不滞后,既反对少年问题的成年化,又反对青年问题的儿童化,只有这样,我们的课堂提问才能符合教育工作规律,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三)社会认知的不断拓展要求问题隐含的社会信息必须得到很好地过程控制。语文教学的核心是语言文字。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而“符号是社会的产物,它要经过人们的约定,赋予一定的价值,才能起交际工具的作用”<sup>[17]</sup>,也就是说语言文字的“音和义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约定俗成

的,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sup>[18]</sup>,因此,语言本身和它所表示的意思之间既没有性质上的相似性,也没有客观上的必然联系,什么样的语言表示什么样的意思,只不过是使用者的约定而已。所以,语言这种符号和它所表示的意思之间,不但增加了一层间接性,而且还有其独特的局限性,需要读者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领悟。学生只有熟悉社会生活,才能充分理解并真正把握语言文字。

社会生活不但是学生理解语言的前提,而且是激励学生完成语文学习任务的最根本的动因。近十多年来,大家对提问的激趣性给以高度的关注,这无疑是对的。正如孔子所说:“如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sup>[19]</sup>只有“乐知”才能造就不断学习的根本动力。然而,激发兴趣只是表层的认识,关键在于要弄清解答问题的兴趣究竟从何而来,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和长期维持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杜威等人认为:“思想起于应用,终于运用,思想是运用从前的经验来帮助现在的生活,要预备将来的生活。”所以,人类思考问题的兴趣都由社会生活的需要唤起,不同的需要唤起不同的兴趣。只有当学生感到他所要回答的问题正是他个人现实和未来的需要时,他才会产生真正的兴趣。而个人的需要是不能离开和违拗社会的需要的。所以,在课堂提问的设计过程中,我们应根据学生曾了解的社会生活,现阶段所接触的社会现实,心中正渴求弄清楚的社会现象和课文中的相关内容综合考虑,这样才能避免语文教学研究上的学究式倾向,才不会隔断中学语文教学与社会生活的天然联系,才不会背离学生现象与未来的需要,才会让学生在解答问题前产生渴求之心,在问题解答后产生解渴之感。

然而,学生对社会认识是一个不断拓展的过程。皮亚杰认为:“认识既不发端于客体,也不发端于主体,而是发端于联系主客体的动作(活动)之中,活动的特性就在于它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sup>[20]</sup>因此,学生这一主体对社会这一客体的认识也应产生于他们彼此联系的活动之中,那就是学生对社会不断接触从而产生对社会的认识。可是,学生对社会生活的接触面是随着年龄而不断拓展的,正如美国20世纪著名的心理学家认为:“生活空间也是一种一种认识结构。这种结构可以分化为不同的区域,而随着年龄的增加,知识经验的丰富,这种分化的程度也就越高。”<sup>[21]</sup>因此,学生的社会阅历处在不断丰富和不断扩展的过程之中,课堂提问只有依据其发展的水准和不同阶段的拓展程度,才能促使学生将课内的知识与课外的相关现象有机联系,从而顺利而愉快地解答提出的问题;如果不顾其发展过程,不加考虑胡乱地提出与其社会阅历不相称的实际问题,学生在缺乏感性而理性又不能达到相应高度的情况下,教师的提问只能是浪费时间的无聊之举。

教学切忌无的放矢,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面对语文的无序状态,我们更要遵循有的放矢的教学原则。“语文教育目标要受教育总方针、总目标的制约,要依据教育总方针、总目标来确定”<sup>[22]</sup>。总目标虽然在相关的规定中显得简单明了,但实现总目标却需要一个艰辛复杂的过程。正如控制论认为:“对于任一闭环控制系统,在输入的同时,输出即达到目标值是不可能的。”<sup>[23]</sup>这是由于系统内外的多种原因而使“输出量一般表现为振荡过程”<sup>[24]</sup>。而总目标就是在这一振荡过程中不断调整,从而得以实现的。总目标之下总有无数个子目标,而这一复杂的振荡过程就是由无数个有序的子目标所组成的清晰的轨迹。然而,最为关键的是,子目标排列的轨道必须有序而且清晰。所以,在语文教学中必须有效地控制子目标的发展过程,从而使“这个振荡过程随时间推移而衰减”<sup>[25]</sup>,从而在“经历一段时间后,输出量将趋近或达到目标值”<sup>[26]</sup>。要使子目标实现有序而清晰的过程控制,富有启发性的课堂提问就必须应和子目标运行的轨迹,否则,子目标清晰有序的轨迹则成为一纸空文。因此,我们在语文教学的课堂提问中应大力推行在子目标的过程控

制中实现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在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中体现子目标运动轨迹的基本原则。比如在初中语文第二册的记叙文单元中,其训练重点在于掌握记叙文的要素和基本的记叙方法,而高中语文第二册的记叙文单元侧重训练选材和结构。两个不同阶段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子目标,我们所提问题的内容、难点、方式等就必须充分扣住两个阶段的子目标,让学生循序渐进地不断完善和丰富记叙文的有关知识。

语文教学的根本是语文教材,它是学生在学校获取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发展智力的根本凭借,因此,要实现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就必须运用前面的几点挖掘教材的隐性序列。

要挖掘语文教材的隐性序列,首先要考虑单元之间的相互联系。语文教材系统是一个整体,而每一个单元占据了不同的网点,学生便是踩着这些网点逐渐将整个系统了然于胸的。要使学生的进程与网点的自身作用相一致,我们的课堂提问就必然要受到单元教学的控制,我们对教材序列的挖掘也就离不开对单元间关系的分析。如现行的高中语文必修本中,一共设计了40个单元,记叙文单元有6个,议论文单元有8个,说明文单元有3个……众多的单元构成了高中阶段语文训练的系统,我们就应该把握住各个单元在训练学生过程中的地位来设计课堂提问。就8个议论文单元而言,先是让学生把握观点和材料的关系,明确材料和观点之间的统一性。在此基础上,让大家明白议论文应围绕中心展开论述,然后让大家掌握论证的思路、结构和方法。如果说这四个单元是完成议论文的定格训练,那么,第五六两个单元则在定格上升了一层,开始训练大家辩证分析的思维能力和准确简洁的语言能力。如果能够让学生踏实地、熟练地掌握并运用这六个单元的知识点,学生对议论文的阅读和写作便已经很容易了。最后在此基础上拓宽范围,介绍思想评论、文学评论以及杂文的特点。很显然,议论文的八个单元处于八个不同的网点,而这些网点又很清晰地画出了议论文知识的发展轨迹,我们的课堂提问就应一丝不苟地抓住每个网点在发展中的位置,由浅入深地训练学生。如果超越某个网点的固定位置、打乱知识点的发展轨迹,则容易引起学生在思维上的混乱,从而显得杂乱无章而效果不佳。

其次还必须考虑一个单元内部每篇文章的内在联系,然后在单元总目标的统领下确立各篇课文的子目标。就同一单元教学的内部而言,尽管训练重点一样,但要达到这一训练目的,不同课文有其不同的作用。如何让学生踏过一篇篇课文顺利地走向目的地,课堂提问就必须弄清每篇课文在该单元中的发展网点。否则,篇篇课文一个模式一个重点,教材序列又何谈挖掘。例如,在高中语文第二册的第二单元中,训练重点是把握记叙文的精巧构思。我们的课堂提问就可充分挖掘每篇文章的侧重点,《猎户》强调结构中的铺垫和烘托;《土地》重在以总分总的结构展开联想;《黄山记》则重在体会构思的新颖奇特和各部分的内在联系……一篇一个重点,一篇一个发展网点,在序列的前进中设计问题,效果会比面面俱到好得多。

除此之外,就一篇课文而言,也应注意发掘其内在序列,因为,学生学习课文要经过感知、理解和巩固的过程,表现在教学上则分为“预习”、“讲授”和“复习”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中,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和感知的程度各不相同,我们的问题设计也应体现这一点。预习时的提问重在检测学生对课文信息的吸收和处理能力,讲授过程中的提问则是在大家吸收信息的基础上对文字的理解和判断能力,在复习阶段则主要考察大家对该篇课文的综合理解和基础知识的巩固程度。因此,在具体课文的教学中,我们的课堂提问也应注意挖掘其内在序列而完成它的过程控制。

总之,要成功地实现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既要注意学生的兴趣、思维和社会认知的阶段性转变,也要注意搞好子目标过程控制,还要注意挖掘教材自身的隐性序列。

## 注释

- [1]陈日亮《得法养习历练通文》,全国中语会第六次年会论文。
- [2]转引自曹孚《外国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页。
- [3]转引自哈尔莫夫《教育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页。
- [4]张志公《再谈语文课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78年第4期。
- [5]《礼记·学记》。
- [6]《论语·卫灵公》。
- [7]《论语·季氏》。
- [8]朱智贤等《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 [9][14]杨成章主编《语文教育心理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第79页。
- [10][13]高王祥《个性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242页。
- [12]布鲁纳《教育过程》,文化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7—58页。
- [15][16]林崇德《教育与儿童心理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 [16]王道俊、王汉澜主编《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7—58页。
- [17][18]叶蜚声、徐通锵等《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7页。
- [19]《论语·雍也》。
- [20][21]高觉敷主编《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第197页。
- [22]杨成章等主编《语文学科教育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 [23][24][25][26]王雨田主编《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57页、第38页。